

Marguerite Duras

Écrire

写作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桂裕芳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写作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桂裕芳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写作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桂裕芳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5

(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578-2

I. ①写… II. ①杜…②桂…

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0446号

MARGUERITE DURAS

Écrire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2003年1月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93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

图字:09-2005-143号

写作

Écrire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桂裕芳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李月敏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375 字数 60,000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578-2/I·3941

定价:22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39907735

Écrire

Marguerite Duras



目 录

写 作

5

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

49

罗 马

81

纯洁的数字

109

画 展

117

沃维尔的事件，我取名为《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》。最初我讲给伯努瓦·雅科听，他当时来特鲁维尔看望我。他想到拍一部片子，让我讲述这位二十岁的年轻飞行员之死。于是他拍成了。摄影师是卡罗琳·尚珀蒂埃·德·里布，录音师是米歇尔·维奥内。地点是我在巴黎的寓所。

片子拍完以后，我们就去到我在诺弗勒堡的别墅。我谈到写作，我试图谈论这个：写作。于是出了第二片子，拍摄与制片仍是原班人马——国家视听学会的西尔维·布吕姆和克洛德·吉萨尔。

取名为《罗马》的这篇文章最初是一部片子：《罗马的对话》，它是应朋友焦瓦内拉·扎诺尼之邀而摄制的，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台资助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巴黎

此书献给一九四四年五月某时在沃维尔牺牲的、年仅
二十岁的W. J. 克利夫

写作

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。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内。花园里有鸟，有猫。有一次还有一只松鼠，一只白鼬。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。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，有时不知所措。现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。独自一人。为了写书，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，和今天一样。这是怎样发生的？该怎么说呢？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。为了我。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独自一人。为了写作。但不像此前那样写作。为了写一些我尚未知的书，它们永远不由我或任何人决定。我在那里写了《劳儿之劫》和《副领事》。后来还有别的书。我明白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，独自一人，远离一切。大概长达十年，我不知道，我很少计算写作的时间或任何时间。我计算等待罗贝尔·昂泰尔姆和他妹妹玛丽-路易丝的时

间。后来我再未计算过任何东西。

《劳儿之劫》和《副领事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写成的，房间里的蓝色衣橱可惜现在被年轻的泥瓦工毁了。那时我间或也在这里，在客厅的这张桌子上写作。

我保持着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。我随身带着它。我的写作，我始终带着它，不论我去哪里。去巴黎，去特鲁维尔。或者去纽约。在特鲁维尔我决定劳拉·瓦莱里·施泰因将发疯。扬·安德烈亚·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鲁维尔出现在我眼前的，难以忘却。这是在一年以前。

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，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，或者它散成碎屑，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。它失血，连作者也认不出它来。首先，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，不论她多么灵巧，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。

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。这是孤独。作者的孤独，作品的孤独。开始动笔时，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。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，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，不论光线强弱，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。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。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。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，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。我已经被雷蒙·格诺认可。雷蒙·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：“别做其他事，写作吧。”

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，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。我写作。写作从未离开我。

我的卧室不是一张床，不论是在这里，在巴黎，还是在特鲁维尔。它是一扇窗子，一张桌子，习惯用的黑墨水，品牌难寻的黑墨水，还有一把椅子。以及某些习惯。无论我去哪里，我在哪里，习惯不变，甚至在我不写作的地方，例如饭店客房，我的手提箱里一直放着威士忌以应

付失眠或突然的绝望。在那个时期，我有情人。没有任何情人对我是少有的事。他们努力适应诺弗勒的孤独。它的魅力有时使他们也写书。我很少将我的书给情人看。女人不应将写的书给情人看。我当时写完一章就向他们藏起来。我真是这么做的，我不知道当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时，有什么别的做法或者在别处会怎么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也应该向情人隐瞒对丈夫的爱。我对丈夫的爱从未被取代。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这个。

这座房子是孤独之所，但它前面有一条街，一个广场，一个很老的水塘和村里的学校。池塘结冰时，孩子们来溜冰，于是我无法工作。这些孩子，我随他们去。我监视他们。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监视这些孩子，他们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不听话，玩得发疯。而每次她们多么害怕，害怕至极。多深的爱。

你找不到孤独，你创造它。孤独是自生自长的。我创造了它。因为我决定应该在那里独自一人，独自一人来写

书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独自待在这座房子里。我将自己关闭起来——当然我也害怕。后来我爱上了这房子。它成了写作之家。我的书出自这座房子。也出自这种光线，出自花园。出自水塘的这种反光。我用了二十年才写出刚才说的这些。

你可以从房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。是的。你也可以来回走。此外还有花园。那里有千年古树和仍然幼小的树。有一些落叶松、苹果树，一株胡桃树、一些李子树、一株樱桃树。那株杏树已经枯死。在我的卧室前有《大西洋人》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。一棵柳树。还有郁李树，鸢尾。在音乐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，是迪奥尼斯·马斯科洛为我栽下的。

我首先为房子配备了家具，然后雇人粉刷。然后，也许在两年以后，我开始在这里生活。我在这里完成《劳儿·瓦·施泰因》，在这里和在特鲁维尔海边写出了结尾。独自一人，不，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当时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。但我们彼此不说话。我在写作，所以必须避免谈